

闌
言
長
語



Z121

22896

60689

譚

言

長

語

曹
安
輯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調言長語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ISBN 7-101-00894-1/K·367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
寶顏堂祕笈今獻彙
言皆收有此書今獻
僅一卷寶顏爲足本
故據以排印

謾言長語卷上

松江 夢莊曹 安輯

作古詩爲上。劉坦之選詩補註可法。又李杜全集不可不味。選唐著非一世。以唐音爲尙。及范德機云。詩常取材於漢魏。而音律以唐人爲宗之意。舊有唐音輯釋。丹陽顏潤卿註。宋祭酒訥爲序。平陽劉敬伯輯古詩選。唐蘇平仲序之。楊伯謙云。唐音盛時。詩不謂之正音。而謂之始音。衰世詩不謂之變音。而謂之正音。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。是以體裁論。而不以世變論。異乎十三國風大小雅之所以爲正變者矣。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。予觀虞伯生序唐音。謂知言之難。不爲無意。故王永叔不喜唐詩。謂其格卑而氣弱。葉水心云。爭妍鬪巧。極物外之變態。唐人所長也。反求於內。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。唐人所短也。宋真西山集古之詩文。曰文章正宗。其於詩。必關風教。而後取。廬陵趙儀可譏之曰。必風教云乎。何不取六經。端坐而誦之。而何必於詩。詩之妙。正在豔冶跌宕。梁石門寅辯趙之言爲非。由是言之。詩學漢魏盛唐。有關風教。去豔冶跌宕等而上之。其惟三百篇乎。康衢之謠。虞廷賡歌。五子之歌。洪範數語。又三百篇之權輿。古詩之祖也。讀詩者不可不知。

文章之選。自漢而下。梁昭明太子統。以一人之見。去取秦漢至元之文爲文選。宋姚鉉以一人之見。去取唐三百年之文爲文粹。宋呂東萊選宋人之文爲文鑑。元蘇天爵選元人之文爲文類。迂齋疊山。又各

批點古文。又有續文章正宗諸集。古人之選亦備矣。以予觀之。在精不在多。韓退之嘗取己文二十六篇爲韓子。徐斯遠盡平生文才二十餘首。首首稱善。然詩文不能兼工。故謂曾子固不能作詩。曾嘗云。古者作者。或能文。不必工於詩。或長於詩。不必有文。有以哉。昔人謂老蘇不工於詩。歐陽公不工於賦。曾子固短於韻語。黃魯直短於散語。東坡詞如詩。少游詩如詞。數公之文名世。而人猶非之。信矣。作文之難也。

唐以詩取士。故舉進士者。多以詩名家。四明烏斯道序王子與詩云。詩嚴於文。故文與詩不能兼工。三場之學。在今時出身之階梯也。然足以知聖賢之言之奧。古今事務之夥。精亦不易矣。吳臨川云。初場在通經而明理。次場在通古而善詞。末場在通今而知務。長於此而短於彼。得其一或失其二。其間兼全而俱優者。不多見也。

通天地人曰儒。一物不知。一事不能。恥也。洞觀時變。不可無諸史。廣求明理。不可無諸子。遊戲詞林。不可無諸集。旁通多知。不可無諸雜紀錄。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。聖人之經。非如史子文集。雜記雜錄之供涉獵而已。必飲而醉其醇。食而飽其馥。此吳草廬支言集中語。

宋葉適。浙龍泉人。號水心。嘗云。經欲精。史欲博。文欲肆。政欲通。士擅其門而不能兼也。就其兼之。或不得用。故位下名卑。而功業不見於世。爲可惜也。又云。爲之者天也。修之者人也。

唐子西謂六經以後。便有司馬遷。六經不可學。故作文當學司馬遷。司馬遷敢亂道却好。班固不敢亂道。

却不好。故宋景濂謂作文專法漢史，信然。

作史實難，非司馬遷、班固，不能以致其博，非孫盛、習鑿齒、吳兢，不能以致其決，非司馬光、劉恕，不能以達其權，非朱子，不能以守其經。

太祖高皇帝云：宋濂之文，不如王禕之典雅，王禕之文，不如宋濂之華麗。楊士奇亦言：劉伯溫之文，不減於宋景濂，劉特以功業掩之耳。今三公之文具在，識者考之。

老杜云：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作者皆殊列，名聲豈浪垂。騷人嗟不見，漢道盛於斯。于以見漢之文章，渾厚森嚴，試以漢之文章讀之，自見漢詔尤不可及。

近年所刊之書，多不關世教，以予取之宋胡致堂崇正辯一書，蓋因僧仁贊之所論，按其事而折之，燦然明白。佛之徒無以逃其妄。今刊本在南陽府元張養浩衛聖編，謂老莊、申、韓、楊氏之書，與吾聖經黑白較然。惟左氏、荀子、秦漢以來諸儒濁亂聖人之言，則爲之申別。毘陵謝蘭取聖賢問答之語，闢異端者爲書，名曰辯惑編。經書子史，先儒扶正抑邪之言，備載合而觀之，真可以正人心。

周易人多讀本義，不讀傳，不知傳義不可闕。書讀禹貢節要，詩不讀變風雅，春秋不詳崩薨卒葬，禮記喪服大記等多不考。學庸多不讀，或問論孟多不讀，序說經有節文，史有略本，百家諸氏之書，皆有纂集，以爲一切目前苟且速成之詩。父兄以是誇子弟，師儒以是訓學徒，近時書房又刊時文，以術末學，不使義理淹貫，可勝歎哉。

離騷爲詞賦之祖。朱子論屈原者盡矣。揚雄乃作反離騷。其後有非國語者。又有作非非國語者。有刺孟者。又有作刺刺孟者。靜言思之。可發一笑。

資治通鑑做春秋而作。楊文貞公謂有關治道之書。予少不知。正統十三年。授徒海鹽。主翁專以綱目爲問。遂日手之不釋。蓋左史記言。書是也。右史記事。春秋是也。綱目所以接春秋。今續資治綱目。於宋元二代亦備。

三體唐詩。有實接虛。接用事前後對等目。謝疊山批點文章軌範。有放膽小心及字句等法。竊恐當時作詩文時。遇景得情。任意落筆。而自不離於規矩爾。若一一拘束。要作某體某字樣。非發乎性情。風行水上之旨。

杜子美律詩。自成一家言。元進士臨川張伯成註。杜詩演義。曾昂夫作。傳有此作。又有刊版告語。惜其少傳。往往作杜律虞註。以爲虞伯生。古今人冒前人之作。爲己作者居多。

予家有陽春白雪小本。元人如劉時中。關漢卿諸公之作尤多。大抵元之詞曲最擅名。予嘗私論之曰。漢之文。唐之詩。宋之性理。元之詞曲。試以漢之文言之。果有出於董賈之策乎。以唐之詩言之。果有出於李杜之什乎。以宋之性理言之。果有出於濂洛關閩之論乎。以元之詞曲言之。果有出於陽春白雪之所載者乎。況四代人物。又不止於此乎。

作詩亦要着題。如杜工部亦有着題者。如天台黃庚試枕易詩云。古鼎煙銷倦點朱。悄然高臥夜寒初。

四簷寂寂半床夢。兩鬢蕭蕭一卷書。日月冥心知代謝。陰陽回首驗盈虛。起來萬象皆吾有。收拾乾坤在草廬。考官李侍郎應祈批云。此詩題莫難於枕易。自非作家大手筆。豈能模寫。蓋以其不涉風雲月露。江山花鳥。此其所以爲難也。余閱三十餘卷。鮮有全篇純粹。正如披沙煉金。令人悶悶。忽見此作。若紛紛盆盎中得古澗洗。把玩不忍釋手。此詩起句便含睡意。頡聯氣象優游。殊不費力。曲盡枕易之妙。頸聯冥心回首四字。極其精到。結句如萬馬橫奔。勢不可遏。全篇體製音調諸宮商。三復降歎。此必騷壇老手。望見旗鼓。已知其爲大將也。冠冕衆作。誰曰不然。黃山谷在場中。試野無遺賢詩云。渭水空藏月。傅岩深鎖煙。考官批云。此人不特此詩冠場。他日常有詩名滿天下。後山谷果爲江西詩祖。

歐陽玄爲浙省考官。本房得四靈賦一卷。詞意高迥。覆考官謂非賦體。欲黜之。玄爭之力。且曰。其人賦場如此。經義必高。督掌卷官取其本經視之。至則偉然老成筆也。及拆卷。乃程端學。同列高郵龔璉。素知姓名。謂玄曰。此四明程先生之弟。微先生。幾失此佳士。明年會試。經義策冠場。試官白於宰相曰。此卷非三十年學問不能成。使學子得挾書入場屋。寸晷之下。未必能作此等文字。請置道榜第一。然則文須老成。主司必然刮目。

松江府志云。三泖乃古由拳縣沉沒。每天晴月朗。舟過者分明見其中井欄街砌宛然。正統九年夏。予赴舉之南京。舟過泖中。予適倚舷。忽見水清處。井欄街砌如故。是亦一遇。古迹不泯有如此。

天順六年。予校文江西新建縣。乏舉。予以落卷中取一可者。其卷不批。倒隨取之。乃李士實也。李登進士。

筮進刑部主事。陞郎中。今爲提學憲副。有文名。成化十三年。校文山西。同考以詩卷一篇。采采卷耳三章。文甚奇特。予以他篇不甚稱置之。至填榜。同考又言及。予以爲言。僉曰。可。遂拆卷。填其名。然則朱衣點頭之事。豈無哉。

曾學士槩集。絕似唐。予天順六年。校文江西。舟迴泊鄱陽湖女兒港。舟人下舟問予讀何書。予呵之。其人曰。我少從曾學士泊此港。有一詩。予索一誦。其人卽誦。予筆之。詩云。彭蠡湖邊女兒港。秋水未乾湖水長。女兒一去今幾秋。時有行人來繫舟。岸柳汀花濕紅翠。柳似顰眉花澹淚。茅屋參差石徑斜。港口人烟凡幾家。當初知是誰家女。後來嫁作誰家婦。嫁時湖上墮弓鞋。至今尙想凌波步。我欲回頭問小姑。小姑迢迢隔重湖。我欲從前大姑問。大姑默默凝新恨。紅顏薄命真堪惜。女兒名姓無人識。年去年來湖水春。空使行人弔陳迹。君不見古來多少大丈夫。老死湖山名亦無。槩集中無此。豈非滄海遺珠。

予於成化五年之元江署學。一夷人家多藏書。蓋洪武迄今不遺。內一詩。乃江浙提舉臨川艾性夫作。賁齋作序。予手鈔之。其七言律大辣。古選五七言絕歌行。語古多關世教。如賦銅雀祝末句云。請君睡去勿復用。銅雀猶在吾當摧。撲滿吟云。區區小器安足憐。黃金塞塢臍亦然。臨卽道士招魂歌云。安得天上蓬萊宮。却著人間馬嵬鬼。

元江鄰於緬國。多榕樹。其風俗大異。予賦一詩以紀之。曰。日春日給作生涯。土屋平鋪幾百家。地軟黃牛

都睡足。（車里多黃牛，其足軟，止可食草。）灰深白象並張牙。（車里面孟良地出象，能闖。）飛來鸚鵡渾身綠。（此鳥能人言，人家多畜之。）嚼罷榔檳滿口霞。（以檳榔和菓葉灰食之，當茶，又多芭蕉實酸角蘇木胡椒。）瘴癘不堪三伏暑，誰知臘月尙穿紗。言之鄙俚，姑道其實。

文人辭勝於理者多。曹植七夕詠曰：目牽牛兮挑織女，交有際兮會可期。張文潛七夕歌言牽牛織女二星云：帝憐獨居無與娛，河西嫁與牽牛夫。世人遂實其事，白樂天長恨歌叙明皇思貴妃，天上人間會相見云云，人讀之不覺可喜。元艾性夫作臨邛道士招魂歌云：安得天上蓬萊宮，却著人間馬嵬鬼。今剪燈新話餘話等一切鬼話，啓蒙故事收之，後人遂以爲實然。

東嶽泰山之廟徧天下，肇於宋中葉。唐先天開元間，封爵爲王。宋大中祥符間，加曰帝。廟之爵之像之，皆非常理，以地祇而不人其像，尊比三公而不帝其號，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。廢縣于其方嶽而不徧于天下，爾雅祭山曰賸縣，謂瘞牲幣掛儀物。陳北溪曰：泰山魯鎮，惟魯邦之所得祭，而立祠於諸州何謂？歸然而峙者山之形，而人其貌何爲？立寢殿於後者，又不知何山可以當其配也。惟太祖高皇帝改正嶽鎮海瀆城隍廟號，詔止稱東嶽之神，於禮方正。搜神記：據東方朔謂虹氏卽東嶽帝君，一何悖耶？予兩抵濟瀆，在懷慶濟源縣，只一池水，水之清洵，非凡水比。其西卽北海，搜神記謂江瀆，楚屈原河瀆，漢陳平淮瀆，唐裴設濟瀆，楚伍大夫，甚是无謂。

下有真武廟，按曲禮曰：前朱雀而後玄武，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，而傳記所謂龜蛇也。宋有天下，尊崇

聖祖嫌名玄朗改玄爲眞。道家者流謂神有名字里居。眞武經又有披髮跣足。世途塑黑衣關關。披髮按劍而坐。脚踏龜蛇。一何忤耶。宋祭酒訥。宋學士濂。嘗辯之。

老人星一名狐南。一名南極。見則天下治平。只一星耳。今人往往以長頭短身。拄杖。侶以龜鶴等謂之壽星。此皆傳襲之弊。畫工取巧而然。士君子亦信之何哉。

世有三官廟。三官經有上元中元下元三品之說。東南人於正七十月齋素。謂喫三官齋。一日觀宋學士濂跋三官祠記云。漢熹平間。漢中有張修爲太平道。張角。張魯爲五斗米道。其法略同。而魯爲尤盛。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。斬鬼卒祭酒等號。分領部衆。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。作三通。其一上之天。著山上。其一埋之地。其一沉之水。謂之天地水府三官。三官之名昉於此。夫至高者天。至厚者地。水縱大亦兩間一物耳。何得與天地抗哉。今並稱之爲三。是必有其說矣。宋公之論足破羣疑。元揭文安公作曲阿三官祠記。一切歸諸道家。不審何哉。

天下學宮皆立文昌祠。奉之以主可也。而人其像。春秋祀之以牲。世俗相傳其神爲周時賢士張仲。死後爲之搜神記。又按清河內傳。爲吳會間人。張戶老之子名亞。又有七十三化之說。近又刊七十九化書。使人可驚可怪。而儒者亦信之。不知北斗之前有星曰文昌。史謂其理文司祿。但一星耳。有是星則有是神。祠而奉之。在禮雖未之有。亦崇文之義焉。予見作此祠之文多矣。惟山西大同文昌祠記。進士松陽盧璣之言爲當。

凡寺中有輪藏者。供一傳大士。問之僧衆。皆妄說無稽。少時聞一詩云。袈裟新補片雲寒。足躡儒鞋戴道冠。欲把三家歸一轍。捻沙終是不成團。蓋譏之也。俗云。其人道冠儒履釋袈裟正此。而搜神記謂其名翁義烏人。幼通三教書。自號善慧大士云云。又不知何據。此不足論。姑識之以警愚俗。

關羽廟亦在在有之。或云義勇武安王。或云壽亭侯。或云關王。不知廟像之設。以魏主嘗畫羽戰克龐德。俘于禁降伏之狀于高陵之屋爲之權輿也。或據其有義勇之烈。鹽池之功。亦淺之乎知羽者矣。若其大節。在不忘先主之約。王肅曰。有北面爭天下之志是已。作廟記者多矣。予偶見金田特秀解州廟記云。方曹勢熾焰。劉力孤弱。事君不忘其本。見利不失其義。海東馮子栗真定廟記有云。當其賊操九州之地。已有其七之時。獨不忍棄背顛沛流離之玄德。味二公之言。羽之衷懷。暴白于天下後世矣。

太祖高皇帝詔天下。止稱府州縣城隍之神。惟有司得祭。士庶無預。城隍之名。肇於古史之造字。其用著於周易之繫爻。城隍之有廟。殆亦以棲配食者之靈。祭城隍於配食之廟。猶明堂之祀帝云耳。此先儒之正論。今多塑像。寢殿立配。又置兩廊之楹。如東嶽七十二司之謬。可供一笑。儒者察之。

毘陵謝應芳謂吳人不常祀范蠡。本太史公之筆。杜牧蘇子瞻皆謂蠡私西施。以申公夏姬爲比。越人祀之可也。如諸葛武侯。蜀人祀之。吳魏未嘗祀焉。亦有議論。以予觀之。范蠡張翰陸龜蒙皆取其去之爲高。他未暇論。觀高季迪三詩可見。

神有不常祭者。予嘗過濟源軹城。有詰政廟。鄉人賽之。杭有秦檜祠。又吳草廬集云。去曹操廟。郎州立梁

松廟名陽山廟。劉賓客有詩。方回云。馬伏波爲其所傾者。似不當祭。人有官君子若此者。宜去之。世之人多以儒釋道爲圖。或塑像於寺觀。釋以佛居中。道以老子居中。當道有司見之者。略不介意。而斥之。孫復作儒辱云。佛老之徒。橫乎中國。天下之人。愚衆賢寡。莫不爭競而趨之。於是其教與儒爭馳並駕。峙而爲三。吁。可怪也。儒者不知其辱。而反尊之者多矣。得不爲罪人乎。

佛初入中國。有四十二章經。以生中國爲難。今人往往欲生西方何也。明道觀佛書曰。不觀無由知其理。吳草廬註道德經。其云治國如烹小鮮。佳兵不祥。可取。

道士罵老子。佛以神怪禍福。恐動世人。俾皆信向。而爾徒高談清淨。遂使我曹寂寞。宋元豐中。陳州蔡仙姑。能化現丈六金身。常設淨水。至者必先淨目而入。有廖縣尉。一日率其部曲約洗一目。及入以洗目視之。寶蓮臺上金佛巍然。以不洗目視之。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。乃叱其下擒之。

唐呂用之以桐人書高駢姓名於桎。桎梏釘之。胡致堂曰。桐人桎梏。世所謂呪咀也。或見高駢之誅。以爲驗。彼呂用之之死。又誰咀哉。苟明乎理。則不以此惑矣。

楊萬里與零陵唐人鑑假爐焚香以問卜。唐答以詩云。開爇爐香要決疑。不疑何用卜蓍龜。聖人自有章編在。進退存亡豈不知。

顏魯公喜仙佛。及使李希烈死之。故王仲光詠公書虎丘道士詩刻云。長生心慕神仙侶。終不貪生奉逆。

臣。

賦比興爲詩之正體。古人多有作比詩者。近年不作比詩。如元進士德興董仲可。明皇貴妃對奕圖云。內計縱橫勢已危。三郎何事不知幾。祇因一子參差久。費盡神謀爲解圍。劉伯溫二喬圖云。江上桃花紅粉腮。偶然吹入玉堂來。東風日暮和煙雨。多少飄零委綠苔。吉水李子儀墨梅云。詔遣明妃出漢宮。粉香和淚泣春風。玉顏翻作寒鴉色。悔不將金買畫工。三詩非題亦難猜也。

世言宋元人詩不似唐。然文獻通考取宋人如石曼卿王介甫諸公詩。歐陽文忠公論宋人詩中多警句。近有詩人玉屑。詩林叢話。瀛奎律髓。詩學梯航。皆雜宋詩。在人自擇。元程雪樓蓮葉舟圖云。如此風波。惡舟中坐宴。如此時不經濟。借問讀何書。吳草盧楊妃病齒云。齒痛自顰眉。君王亦不怡。此癡如早割。何待馬嵬時。浙人張庸陶穀驛亭圖云。蒼筠織簾湘紋涼。綠羅裁衣蘭麝香。銀燭光寒夜將半。琵琶曲終人斷腸。不必加貶。自有清意。四明李照詩一冊。予記其王荆公墓云。天津橋上聞聲急。已卜先生相本朝。百世雄文凌白日。千年新法苦青苗。富韓國老緣誰去。汴宋基圖自此搖。荒塚臥麟寒食後。東風不見紙錢飄。又如宋景濂。劉伯溫。王子充。蘇伯衡詩。又非淺學可到。子充洪武初使雲南。不屈而死。予始至尋其墓。乃編一集。公之節不下古人。予作序云。文人往往不得其死。如司馬遷。班固。蔡邕。機。雲。范曄。謝靈運輩。厭厭如九泉下人。公可謂志士仁人矣。公之詩文逼古。舟中口號云。挽舡上逆水。欲進不得前。丈夫得意日。何異下灘舡。

國朝詩人不一。多有刊本。其間好詩亦多不入。如李昌祺題文丞相硯云。已矣斯人不可見。留得忠肝涅不緇。千載空遺補天石。一泓正是化龍池。黃籬綠幕承恩日。殘照西風倚馬時。寄語玉堂揮翰手。他年留寫首陽碑。廬陵陳循海棠山鳥云。數聲啼鳥正開關。嫩綠輕紅雨未乾。一段雅容誰不愛。春風能得幾時看。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。當午春雷震海門。初來遠客欲銷魂。鑿開卽墨牛爭觸。戰罷昆陽馬亂奔。伍相精靈何日散。錢王功業至今存。天涯一點青山小。屹立中流任吐吞。瞿佑和靖墓云。詩落人間有墓存。誰歌楚夢爲招魂。愁運芳草春無迹。魂斷梅花月有痕。華表柱存遼鶴返。少微星殞楚天昏。生芻一束人如玉。想像高風醉酒尊。臨川黎擴擬唐宮人入道云。高髻雲鬟罷舊粧。黃冠著入白雲鄉。碧桃春雨心初定。紅葉秋風怨已忘。行道宛如隨玉輦。步虛清似舞霓裳。多情惟有長門月。來伴吹簫引鳳凰。吳興丘天祐弔趙子昂云。宋家玉葉鳳凰雛。骨冷空山不可呼。一代文章藏翰苑。千年詞翰落江湖。秋風白鶴飛遼海。夜雨銅蛇臥綠蕪。今日吳興山色裏。尙餘光彩照吾徒。金陵王徽舟中雨夜聞鴈云。羣鴈來何晚。寒聲渡遠空。淒涼應帶雨。悲咽爲兼風。獨客雙垂淚。孤舟半掩篷。如何愁不寐。聞爾別離中。王汝玉漁村云。汀葦蒼蒼白露凝。一灘寒月未收聲。西風吹醒江南夢。四壁蛩聲半夜燈。山行云。蘿蔦陰中是幾家。青山數轉到門斜。桃源祇在鷄聲裏。不用緣溪認落花。張弼送羅狀元倫謫官福建云。烈烈轟轟好丈夫。曾從金殿聽傳臚。十年事業丹心苦。萬世綱常赤手扶。郭隗臺前折枯柳。考亭祠下掃寒蕪。時人欲識襟懷否。天上浮雲自有無。

詠物詩亦難。唐人池鷺鷥。無以加矣。餘姚徐菊坡蕭杖詩。句句見蕭杖。鑿鑿霜筠入手輕。知音未遇伴。開行刻鳩。賜老聲。還噫隨風。升山力可憑。弄月松根。因柱石。倚風花底。爲和笙。何當扶上雲霄路。吹徹鈞天。合九成。紹興劉師邵失鸚鵡云。來從西域。養經年。飛入青雲。最可憐。銀鬣空遺香露水。雕籠閉鎖落花煙。能言每憶來書。學舞長疑在綺筵。此去想應尋舊伴。隴山雲樹。尙依然。蘇平綉鞋云。幾日空聞綉得成。著來便覺可人情。半幷煖玉凌波小。兩瓣秋蓮脫帶輕。南陌踏青春有迹。西廂立月夜無聲。摘花又濕蒼苔露。晒向西窗趁晚晴。三詩貼題。

弔古詩古今最多。如李太白見崔顥黃鶴樓詩。遂不題。釣臺詩人有一首云。巖陵臺下大江橫。千古英雄幾戰爭。今日漢家無寸土。釣臺依舊屬先生。滕王閣元僧一詩。檻外長江去不回。檻前楊柳後人栽。當時惟有青山在。曾見滕王歌舞來。嘉禾陳延齡年少作岳王墓云。一班師下內廷。中原使覺厭膻腥。兩宮環佩煙塵迥。百戰山河草木青。雨暗靈祠嘶鐵騎。月明陰井泣銀瓶。淒涼古墓西湖上。老樹悲風不忍聽。又僧德珉姑蘇懷古云。西施一笑破姑蘇。當使行人淚眼枯。輦道落花春走鹿。琴臺明月夜啼烏。夫差古墓迷黃壤。伍相荒祠暗綠蕪。獨有靈巖山色在。崢嶸樓閣屬浮圖。二人皆少年作此。頗有唐氣。

挽詩今人多作。余鼎挽蕭時中狀元云。待漏共趨丹鳳闕。聯班每侍建章宮。芳郊遊覽軒車並。秘閣編摩几席同。沈約體羸吟獨苦。相如病渴賦尤工。死生一旦悲乖隔。追想前時似夢中。又尹鳳岐一首。沈酣